

小說月報叢刊第五種

詩人的宗教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教宗的人詩

著 爾戈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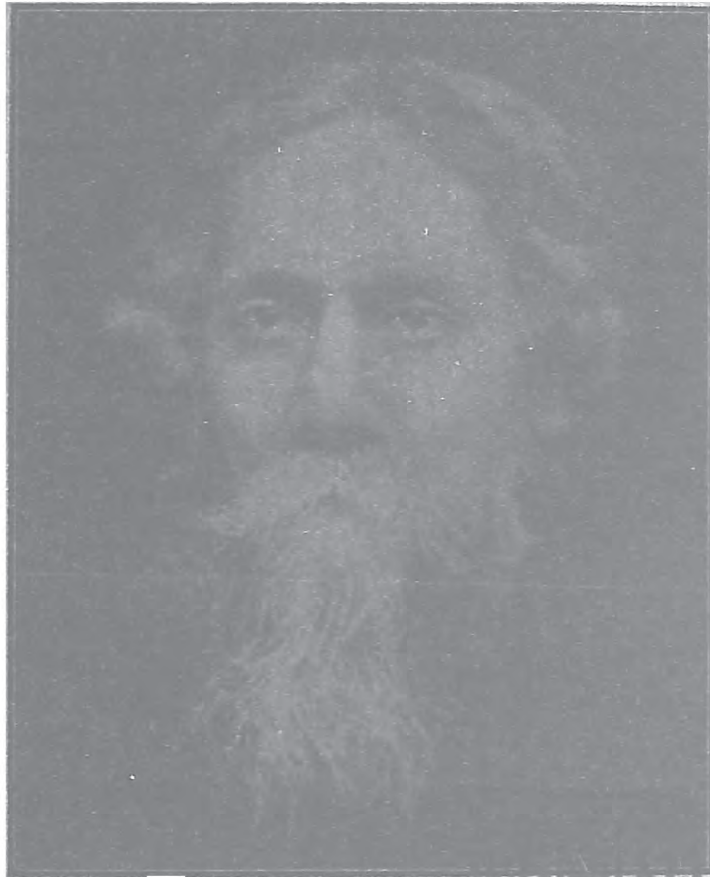
1924

目次

詩人的宗教……………愈之譯(一)

西方的國家主義……………陳建民譯(三七)

歐行通信……………仲雲譯(七〇)



像 爾 戈

805108



詩人的宗教 (The Poet's Religion)

—

文明就不過是一種「行爲的美」。文明的完成有賴於忍耐、自制和暇豫的環境；因爲純正的禮儀就是創造和繪畫、音樂一般的。禮儀就是聲音、姿態與運動的調和，言辭與動作的調和，品格的大方便會從這種調和裏表現出來。禮儀只是顯現出人自己，此外就沒有別的外部的作用了。

我們的需要總是很慌張，很迫促的。需要只是奔波着，騷擾着，他們是粗鹵鄙野的，需要沒有什麼餘暇，需要除了達到目的外什麼也不能忍耐。在現時，在我們的國裏，我們時常看見人們用了空的煤油箱去汲水。這些煤油箱便是「失禮」的象徵了。他們是簡陋而破損的，他們對於他們的失態似乎毫不愧慙，他們除了供

實用外，一切都絕不介意。

我們的欲望的機官定下一個斷語說：我們必須有食物，有住處，有衣服，有一切的安適與便利。可是人們却又費去了多大的時光，耗用了多大的精力，和這斷語衝突，而且證明人們不只是一所堆積需要品的活棧房，在人們中間尚有所謂完成的理想，就是使內部與外部調和的那種統一的意識。

「無限」的本質並不是在於宇宙的廣度；却是在於 Advaitam，在於「統一」的神祕。世間事物佔滿了無窮的時間與無窮的空間；但是真理雖概括一切的事物，却是沒有時間與空間的：真理只是「一」。當我們的心感知了這個「一」時，無論是大的或小的，我們的心便體會了那「無限」了。而所謂「美」也就是這個「一」的調和的實現。

我們在我們的人格中都有一種愉快；這是因為從我們的人格中，我們都感

得我們自身的統一。當我把這個告人時，我的朋友便回答說，他不曾感覺這一種愉快。但我可以斷定這話是說得過當了。他因為在他外圍的事物和他內部的統一精神失其調和，因此覺得不快，這許是可能的，但上面所說的真理却因此更足以證明了。當疾病侵害我們的健康時，我們從痛苦的經驗中，分外感得健康的意義——這健康就是我們的內部機官的統一，所以是愉快的。當人生的許多悲劇襲來時，所顯示的並不是悲哀，而是生活的永久的快樂，這種快樂受了悲劇的動搖便更加顯現了。要和別人結成完全的愛的結合，這也是我們自身的統一性的目的之一。凡是一切妨害這統一性的，結果便是造成罪惡，產生我們的卑劣的情慾，這種情慾是「有限」的表現，是我們的「分離」的表現；這種情慾是負面的，所以是 *Maya* 的。

當我們自己心中的統一的愉快表現出來時，這種表現是創造的；但當我們

因爲滿足需要而有所欲求時，那種欲求却是構造的（與創造的不同）。我們看見一隻水瓶，便會引出一個問題：『這究竟是怎樣的啊？』於是因爲這瓶的構造是適於盛水的，對於瓶的存在我們便得到了辯解了。但要是我們把這瓶當作一件美術品看待時，便不會起什麼問題了：這瓶不過是一個瓶，是不必要作什麼用的。這瓶所顯示的便是一個統一的形體，瓶內的各種不同的部分都與這統一的形體互相調和，這種調和，以一種神祕的儀態，和我們心中的統一的音樂，互奏着諧和的聲調。

二

我們這個世界的真理究竟是什麼呢？大堆的物體中沒有真理，無數的事物中也找不出真理，真理是在於物與物的關係的中間，這種關係是既不能數計，又不能度量，也不能化分。真理不在於物質之中，物質是無數的，真理是在於表現之

中，表現是只有一個。我們對於事物的一切的智識，都不過是知道他們對於宇宙的關係——這關係便是真理。一滴的水所表示的並不是原子的特殊的排列；這實是由原子相互調和而成的一種靈跡，從這調和中兩種原子巧合成一體。無論用何種方法來分析，都不能向我們顯示出這一種統一體的神祕。

在實際上，物體都不過是抽象的東西；我們永不能知道物體的本質是什麼，因為我們的現實的世界不容我們認知這個。便是宇宙的兩種偉大的力——向心力與離心力——我們也絕對不能認知。這些事物都是按日執役的勞工，是永不許走進創造的講堂裏去的。但是光和聲呢，却又和音樂師一般，來到我們的跟前，著着華麗的服裝，在感覺的窗前奏着良宵之曲，時常放在我們前面，引起我們注意的決不是庖廚而是酒筵；決不是宇宙的解剖圖而是宇宙的容顏。在這世間所有的是四季的環式舞；是光和影，風和水的迷藏戲；是存歿無定的人生的五色

的彩翼。這些事實的重要實不在於這些事實的存在，而在於他們的調和的言辭，這種言辭，是我們的靈魂的『國語』，用了這種言辭，這些事實才能和我們感通。

我們和這偉大的真理接觸慣了，當我們追求功利時，我們竟忘了接受這真理的款待和招請，於是我們的作品多變成非靈的，非表現的了。這便是華治華斯

(Wordsworth) 所訴說過的，華治華斯說：

世界對於我們是太密切了；

或先或後，或得或失，我們空費了我們的能力了；

在自然中我們所見到的委實是太少。

但是這並不是因為世界和我們混得太熟的緣故；恰巧相反，這却是因為我們不會從世界的統一性當中去觀察，這却是因為我們紛心於追求枝葉的緣故。可是假若，美和愛的大波浪一時洶湧起來，把我們昇到經驗的最高峯的時候，世

界便湧現在我們的眼前，我們便感通了世界的一體了。

就物質而言，物質本來是粗蠻的，是孤獨的，物質是不免互相傷害的。物質和我們的個人衝動一般，他們追求意志的無限制的自由。放任物質罷，物質便能破壞一切。但要是我們在物質的中心，豎起一面統一理想的大旗，這些叛逆的物質便會投順到這旗下來，這便是創造的顯現了——這創造便是平和，便是完成的關係的統一。我們的食慾是自私的、下劣的，食慾無所謂禮儀的意識，但要是把食慾放置在社會交際的理想之下，使成爲有禮節的、有儀式的，於是狼飲虎食一變而爲人生的日常筵席了。在人性中，性慾全然是兇殘的、個人主義的、破壞性的，但性慾一受了戀愛理想的駕馭，就化成了一種美的完成，這種戀愛的最高的表現，便是人類對於「無限」的愛的象徵了。從此我們可以看出：在創造中所表現出來的只有一個，而在相對方面，顯現宇宙的統一的完成的却有許多個。

三

我記得，當我幼年時，在我家花園牆旁有一排椰子樹，樹的枝條每天向着地平線上初昇的太陽，點頭致意，這樹在當時是我的伴侶，我把樹當作生活的，正和我自己一般。我知道這是出於我自己的想像，這種想像把我的周圍的世界，改造成我自己的世界——這種想像所追求的便是統一。但是我們須得考慮一下：在宇宙中間，實也有一種質素，和我自己的想像非常親切，這委實是真的，在一切孩子的天性中，常喚起造物的精神，造物用了五色絲，照他的花樣，織成創造的錦，而以此爲樂，在孩子却也有同樣的心情。這是實在的。譬如當我們前面，用兩種氣體化合成水，這樣的事情，彷彿和我們的想像是很調和的。這是 *Maya*。要是把這想像當作幻象，或者當作真實體，那都沒什麼干係。譬如當我們聽得幾根絃線顫動的聲音和別種聲音諧和時，我們便知道在這種諧音裏面已含着永遠的真實了。

這是一樣的道理。世界的本體既能和我們的想像諧和，可見這種創造的想像，在我們自己中，以及在萬有的心中，都可以說是一種普遍的真實了。華治華斯說：

我寧願

是一個浸潤外道的異教徒啊，

要是這樣呢，站在這暢懷的草場上，

我便有閃爍的火光慰我寂寞；

我便能看見卜羅透斯從海洋中起來，

我也能聽見老屈里頓吹着他的繚繞的號角。

(註)

卜羅透斯 (Proteus) 和屈里頓 (Triton) 都是海中的

神怪。

在這詩裏，詩人是說：要是我們生活在我們所想像的世界中，我們便可以減

少許多寂寞了。當這種真實於無形中因想像之力而顯現時，詩人所設想的境地才得以到達。我們時常用了廣大的活動力，造成種種想像，不是爲了功利的目的，也不是爲理性的法式，都只是爲了要接觸這個真實的想像世界。小孩子用了這種想像，創造出他自己的世界，在這世界中，他是在尋覓他自己。在我們大人中間的小孩子呢，現在也在從一切事物的幕內，尋覓那閃爍的火光當作他的永久的遊戲伴侶，而且他在尋覓從海上起來的卜羅透斯，尋覓吹繚繞的號角的屈里頓。這種遊戲伴侶是一種真實，他能從這種真實體的活動中尋得愉快，只是這種活動不能構成形體。不能給與物質的幫助，只是一種表現而已。

夢是存留着的；夢比有實質有效用的麵包都真實的多呢。譬如畫布是耐久，而有實體的東西，畫布的製成與銷售，必須經過許多機械與工場的裝置。至於布上所繪成的畫，却不是工場裏所能製造出來的，所以只是夢而已，只是 *Maya* 而

已，但是最後的真實體究竟是什麼呢？自然是畫而不是畫布了。

有一個詩人描寫秋天說：

我看見頽唐的秋天，在朦朧的晨光裏，

對着那靜默，獨自兒悄悄地站着，

也沒有一隻寂寞的鳥兒在唱着歌，

從荒林裏傳入他的虛空的耳鼓。

又有一個詩人歌詠四月說：

四月啊，四月啊，

開你的女孩兒模樣的笑顏罷：

過了一會兒，

再流你的女孩兒模樣的眼淚罷！

四月啊，最愛的啊，

傾聽着我罷，

最甜密的啊，假如我告訴了你，

一切我的希望和恐怖，

四月啊，四月啊，

開你的黃金的笑顏罷，

但是再過一回兒，

也請流你的黃金的眼淚罷！

這秋天，這四月，難道都不過是些幻想，此外就沒有什麼嗎？

讓我們設想一個月球裏的人，到了地球上，聽着留聲機器所唱的音樂。當他聽了心裏覺得愉悅時，他便想找出愉悅的根源。從他面前的事實考查起來，那不

過是一個木製的小箱，箱子上邊有一個圓形的轉盤，從那轉盤裏發出聲音，事實不過是這樣罷了。他當然不能從這種事實中尋出愉悅的根源，至於真的根源却是另一種東西，就是音樂的真理，這種真理既不是眼所能見的，也不是言辭所能說明的，只有他的心才能直接感知。這種真理，既不是刻在木版上，也不是含在轉盤裏，更不是現在聲調中。假如這位從月球裏來的人是一位詩人，那麼我們的理性可以推想到的，他一定要寫成一篇故事，講一個仙子，被上天謫逐，幽閉在那小箱的裏面，她唱着錦繡的歌詞，歌詠着在寂靜的仙境，從遠處風濤險惡的海洋的泡沫中開着門戶的那神仙的宮闕。這雖然是一種比喻，却是很真確的。從留聲機的構造的事實考查起來，不過使我們懂得幾條音學上的定律而已，但音樂却能引起我們的個性而與之伴奏。關於四月的事實我們所知道的，不過是時而晴暢，時而陰暗，變換無定而已；但是在四月的時光，那種光和陰的巧妙的和合，一切自

然界的細語和動靜却不單是使我們受一種感動罷了，而且還使我們感受統一的愉快，和我們聽音樂時所感得的一般。所以當詩人從四月的光景裏看出一個女孩兒的幻影時，便是一個極端的唯物論者也要同情於詩人了。但要是把遺傳的定律或一個幾何的問題描成一個女孩兒或玫瑰花的模樣，甚或描寫成一匹貓或一頭駱駝的模樣，那我們知道便是極端的唯物論者也不免要生氣了。因為凡是屬於智慧的抽象，是沒有那種神祕的魔力，是不能觸動我們的想像的琴絃的。這些科學都不是夢，只有小鳥的歌聲，只有雨過後映着太陽閃光的樹葉子，只有蔚藍天空浮游的青雲那些才算是夢呢。所以我們的生活的最後的真理是這樣的：我們並不只是一個生物學家或幾何學家而已，『我們是夢之夢想者，我們是音樂的制作者。』做夢與奏樂都不是妄人的事業；這是一種創造的衝動，這種創造的樂歌不只是用了言辭與曲調作成的，而是用了各種的金，各種的石作

成的，是用了各種理想各種人物作成的。

四

有一個朋友——是一個學者——曾經告訴我說，他因為時常練習邏輯，他的信仰的自然本能漸漸薄弱了。這理由是這樣的：信仰是我們的精神界的觀劇者，他從演奏的統一中尋求戲劇的意義，但是邏輯呢，却把我們騙進了後台去，在後台裏所有的就只是佈景和道具，所謂戲劇是全然沒有的，於是這位邏輯先生才點着頭，懶懶的說這是太殺風景了。在後台中，所討論的只是枝葉的斷片的問題，要是問他們劇曲的真意義，他們便瞪目相視，要不然便對你嘲笑着罷了；這是因為在後台中沒有那統一的祕密，統一的祕密是在別的地方。對於信仰可以用了這話的回答：『統一是從那「」出來的，在我們自己的裏邊的「」開着大門歡迎那統一的到來。』詩歌與藝術的作用就是使我們記着：後台中所有的都是

空幻的，而那塗着彩臉，戴着假面，打着手勢，在我們面前所排演的那戲劇都是真實的。幕下了，舞臺轉換了；但是那戲劇，那夢却仍是真實的，因為在夢中是有着那永遠的夢想者。

因此可知詩與藝術所養成的是人的虔誠的信仰，這種信仰使人與萬物化成一體，這種信仰的最後的真理就是人格的真理。這種信仰是一種宗教而能使人直接理解的，並不是一種供分析論辯的玄學學說。從我們的個人經驗中，我們知道什麼是我們的創造，從我們的本能中我們更知道我們周圍的創造究竟是什麼意思。

當濟慈 (Keats) 在他的 "Ode to a Grecian Urn" 你，靜默的形式，把我們從思想當中抓出來，和「永久」那樣的幹罷。

這樣說的時候，他心中感得一種說不盡的意思，這就是「」的神祕，這「」

的神祕超乎思想之外，而使我直接和無限接觸。這種神祕是詩人所應顯示所應表現的。在濟慈詩中，從痛苦和失望的自覺中，這種神祕也隱約顯現出來：

A thing of beauty is a joy forever:

Its loveliness increases: it will keep

A bower quiet for us, and a sleep

Full of sweet dreams and health and quiet breathing

Therefore, on every morrow, are we wreathing

A flowery band to bind us to the earth,

Spite of despondence, of the inhuman dearth

Of noble natures, of the gloomy days,

Of all the unhealthy and o'er-darkened ways

Made for our searching: yes, in spite of all,

Some shape of beauty moves away the pall

From our dark spirits.

在這詩裏指示着真理是在美的中間顯現出來的。因為要是美是一時的，是在事物的永久製作中的暫時的呈現，那麼美就會被事實所戰敗了。美不是幻象；美有着永久的真實意義。事實雖足使人沮喪，使人頹唐，但這不過是一時蔽目的煙霧，當美從煙霧中破裂而出顯現片刻的光明時，我們就看出平和是真理，而爭鬪不然，愛是真理而憎不然，真理只一個，而不相聯屬的萬彙決不是真理；我們看出創造是無限的完成的理想與此種理想的永久的連續中間之不斷的調和的過程；理想的正面與阻止理想到達的負面，在這兩者中間，既沒有絕對的區分，則我們自然也不必畏懼苦難與損失。這就是詩人的宗教了。

五

有些囿於死板的宗派的宗教觀念的人要以為這種宗教太含混不定了。這是無疑的；但這只因爲這種宗教並不會想捉住「無限」把他豢養起來，使成爲家常使用的東西，這種宗教的目的，是只求幫助我們的意識，使從物質主義中解放出來罷了。這種宗教是像早晨那樣的含混不定，可是也像早晨那樣的光明；這種宗教使我們的思想，感情行動都從暗黑中釋放出來，受享着白日的光明。在詩人的宗教中，我們是沒有什麼主義和誠條的，所有的只是我們的全生命傾向真理的那種態度，這種真理是常在創造中顯現出來，在美和愛的福音中顯現出來。

在武斷的宗教中，對於一切問題都確定地回答出來，而對於一切懷疑，又都擱置起來，置諸不聞不問。詩人的宗教却不然。詩人的宗教是流動的，和地球周圍的大氣一般，在那邊，光和影是在玩着他們的迷藏戲，而牧童模樣的風兒又在撫

弄着他所看顧的浮雲。詩人的宗教永不會把誰引導到任何種的固定的結論，可是無論何種事物都無不徧被其光輝，這是因為這種宗教並不會在他四周築起了牆壁。這種宗教自然也承認罪惡的事實；他公然承認這世界中『在人們坐着相對呻吟的地方』也有所謂『頹喪，狂熱與悵惘』，但是我們丟開了這些不管，我們都依然有着黃鶯之歌，而且『嫦娥娘娘偶然也高坐在她的月宮中』。

但凡是這個都不能用了確定的話來回答；只有用了音樂才能把我們從思想當中抓了出來。

雪萊(Shelley)的詩，在他的迷惘和懷疑，奮鬥和尋究的時期中，我們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的宗教思想的成長。他雖然早年謝世，但是他對於他的信仰都已得到了實證了。這種信仰的最後的表現是在他的『智慧的美的頌歌』(Hymn to Intellectual Beauty)裏。這頌歌是當他的巡道終了時從他的衷心發出的，

在他的靈魂中早就有「神靈」的警影存在着，到這時他才站在神靈面前得到了面證了。他的所有的美的經驗早就把他「抓」出來，在他心中早就有了美的真理是什麼的一個問題。

這問題雖然不會被回答過，但却已有了一種意義了。美的創造是表示一種成就，就是愛的成就。我們會聽得有些詩人於悲痛失望之餘攻訛這種愛的成就；但這好比是一個病的孩子打他自己的母親：這是因為信仰病了，所以傷害真理，但從這痛苦與忿恨中真理却更易於證明了。所謂信仰是說，美就是那「一」對於別的「一」的自奉。

通俗的宗教儀式和表示虔誠的典禮，在詩人看來是和魔術的符咒一般。這只是人們的失望的企圖，並不是成功的作爲。詩人知道我們所尋求的結局，自己也正在召喚我們，這種結局放出他自己的光，引導我們，以向他走去。照那位詩人

看來，真理的召喚是什麼呢？就是美的召喚。

六

人欲求實現這種真理，最好的機會是在於社會方面。社會是人的集合的創造，從這種創造中，我們社會性的生物（人）找尋出自己的真與美來。要是我們的社會是單表示功用的，那社會就像暗夜的星一樣的模糊不清了。社會要是不至於墮落，那必須從社會的和諧的運轉中表現出真理來。這真理便是人格。人在這廣大的社會生活中感知統一的神祕，也和他音樂中所感知的一般。用了這種統一的意識，人們才能理會他們的神的意識，所以一切宗教都是起源於部落所奉的神的。

凡是文化所要回答的一切問題中，最重要的一個問題並不是他們所有的是什麼，和他們所有的是多少，却是他們所表現的是什麼，和他們如何表現出來。

在一個社會中，物質的生產與行銷，財貨的貯積與費用，可以變成直線的延長線，延長至於無窮點，可是直線的兩端却是永不能會合的。只有人生的精神的圖案却是曲線形的，所以能聯合造成有機的全體。所以生長並不只是「不全」的體積的增大罷了。生長是一個「全體」走向更充實的「全體」去的一種運動。凡是生活的東西在他生命的起頭便已是一個「全體」了。一個小孩子是一個完成的小孩子；要是把一個頭全脚不全的成人當作了小孩子，那是多麼可怕啊。生活是總合的進展之過程，並不是從一個「不全」的東西上邊，逐漸增添些上去。我們的生產的活動，與財富的享用達到這種「全」的精神，是只有在他們和創造理想調和時。不然，他們永遠是一種殘缺不全的形體罷了；他們好比是一列火車，有了鐵路，却没有停車站，因此便不免闖到兇惡的情慾裏去，不然，也不免因機器過度使用而突然破裂了。

人從創造中表現他的真理，又從那種表現中，完全獲得了他的真理。我們的社會是人的最好的表現，這種表現最後完成時，引導我們造成人性中間的神靈的實現。當這種表現曖昧不明時，我們對於無限的信仰是很薄弱的，我們的熱望也不能超在功利的觀念之外。我們對於無限的信仰是創造的；而我們的功利的欲望是構造的；前者是我們的家宅而後者是我們的辦公室。近代文化因需要過度膨脹的結果，竟至舍本逐末，把辦公室擴充得非常闊大，而家宅却只是辦公室的附庸罷了。功利的追求過度的結果使我們的社會變成我們印度人所說的那種「胥特賴」(Shudra)。當戰爭時Kshatriya——高貴的武士——是為他的高貴的理想而戰，這理想比勝利的本身都要偉大；但是手下的雇兵，就是「胥特賴」，却只以功利為其唯一的目的。「胥特賴」的意義是象徵一個人，他是一切都以實利為歸宿，此外就沒有什麼了。這樣的人就是失掉了人性的完全的機器。這

樣的人只是行尸走肉而已，我們見了實也可憐。我們只好向上帝央求道：『把這些東西遮住罷，請慈悲的上帝，用美與生活的白幕，遮住這些東西罷！』

這個廣大的世界就是一個創造，是一個無限的表現，在這世界裏早晨向着初醒的人生唱歡樂的歌，黃昏後的星兒更向倦怠了的旅客歌頌生之勝利，歌頌死後的新生；這樣的大世界是正在召喚我們呢。這種召喚喚起人的中間的造物主，使他顯現出真理，顯現出伏在他心中的「無限」。這種召喚時常引着我們與神合作，保存我們的神靈的天性。我們的社會用了他的不同的音聲，使我們記着人的最後的真理並不是在於他的智慧，也不是在於他的佔有物；真理是在於他的心的悟徹；在於他的同情心的擴展，使超越一切階級，膚色的阻隔之外；是在於人承認這世界並不只是一所堆積勢力的棧房，却是一個有着永久的美的音樂，有着內部的神靈的光明的人類精神的歸宿處。

——胡愈之譯

這一篇是從一九二一年六月份的“*Century*”雜誌中譯出。和單行本“*Creative Unity*”中所載詳略不同。大概“*Century*”中所刊的是太戈爾的初稿，到了後來刊單行本，又增加數節進去，而且字句也都有改動。我當時翻譯，因未找到單行本，所以從“*Century*”中翻譯，而且我自己也覺得譯的不甚精密。現在叢刊本急待付印，已不及再改。如有人能再依照“*Creative Unity*”的原文重譯一遍，使在中國的讀者得窺此文的全豹，則是我所希望的。

愈之又記一九二四，六，二四

西方的國家主義 (Nationalism in the West)

人類歷史是依照牠所遭遇的困難形成的。這種種困難給了我們許多問題，並且要求我們去解決牠們；若使我們不能解決，那麼所受的刑罰，不是死亡，就是墮落。

這種種困難在地球上各民族間各有不同，我們的差別就在於我們戰勝困難的方法。

亞洲古史中塞斯安族要和天然富源的缺少奮鬥。他們想得到的最容易的解決方法就是把全部人民男女兒童分作許多隊的劫賊，凡從事社會合作的建設事業的人都抵抗不住他們。

但就人類而論，最容易的方法并不是最真實的方法。若是人體并不這樣複

雜，並且和一隊飢狼一樣地簡單，那麼到了現在，那成羣結隊的劫賊便要蹂躪全球了，人類遇了困難的時候，要承認他是人，他對於人性的高等能力要負種種責任，怠忽了這種種責任。他或者也會得到暫時的成功，但是這種成功恐怕要變作他的死阱了，這是因爲下等動物認爲障礙的事就是人類高等生活的機會。

印度自有史以來也有她的問題——人種問題，本國內人種學上不同的許多種族，彼此都有很密切的接觸。這種事實會是——現在仍是——印度史上——一種重要的事實。我們的使命是大膽地去當牠，並且依最真實的方法去對付牠，以證明我們的人性。我們沒有完成這使命以前，所有別的利益都是享不到的。

世界上還有別種民族要戰勝他們環境中的障礙和強鄰的威嚇。他們繼續組織他們的能力，不特要等到他們能夠免受天然和鄰居的暴虐，並且要等到他們手中有了餘力，可用以反對別人。但印度所遭遇的困難是內部的，我們的歷史

是繼續的社會調整的歷史，不是組織能力以備攻守的歷史。

大同主義的無色彩的空泛和國家崇拜的兇惡的自我崇拜都不是人類歷史的鵠的，印度一方面想從社會上矯正差別，他方面想從精神上承認統一，去成就她的事業，她從前把各族間的界線分得太嚴，並且在她的分類中保留了賤劣的結果，實在已經鑄了大錯；她常常因為要使兒童適應她的社會狀況的緣故，壞了他們的心靈，限制了他們的生活；但這幾世紀以來也曾有過新試驗，實行了種種新調節。

她的使命好像一位女主人要預備適當的房屋去容納習慣和需要各各不同的許多客人。這樣一來，許多頂複雜的事情通通發生，要想解決牠們，不但要靠靈敏的手腕，並且要靠同情心和人類和合的真實的實現。自從優波尼莎士（Upanishads 印度最古的哲學書）初期直到現在，許多精神偉大的教師都為

了這種實現。大活動而特活動。他們一種的目的是要藉我們對於上帝的意識的充溢把人類一切的差別完全取消。實實在在地說，我們的歷史不是國家興亡和政治上優勝劣敗的歷史。我們都瞧不起今日種種的紀載，並且想把牠們忘掉。因為牠們決不能夠代表本國人民真正的歷史。我們的歷史是我們社會生活和精神的理想的實現的歷史。

但是我們覺得我們的事業還沒有完成。世界上的洪水已經泛溢到我們國體來。種種新原素也一一到了本國，我們要去好好地調節一下。

我們格外覺得這種事實。因為西方的文明和先例完全和我們認為印度應該建設的事業相反。西方商業上和政治上的國家的機器產生了一羣一羣備受壓迫的人，他們各有用途，各有高昂的市價；但是他們都被了鐵箍縛住，用科學的注意和準確註了名字，分隔起來。原來上帝造人是要他仁愛的；但這近世產物有

這樣神奇齊整的做工，竟然爲難了造物主不能夠認識牠的一種精神物和本他聖像造出來的創造物。

但是我不過逆料罷了。我所要說的是：無論你怎樣看她，印度最少有五千年的歷史，勉遇和平的生活，思深慮遠，沒有政治，不是國家，她唯一的野心在認知這世界爲靈魂世界，時時刻刻在和善的崇拜精神裏生活，在我們和這精神崇拜有一種永久的和個人的關係的感覺裏生活。西方國家就是突現在這態度溫良智識陳舊的遠方人類面前。

印度對於她古史中所有的一切戰爭陰謀和詐欺，向來是袖手旁觀，因爲她的家庭，她的田園，她的寺廟，她的學堂，她的鄉村自治——凡此種種都實實在在地附屬於他。但是她的王位和她沒有關係。牠們好像天上的浮雲，忽然幻作紫色，忽然變作黑色，是她所不經意的。

但到了這個時候，情形又有不同了。這不是她生活表面上一種純粹的漂流物——馬隊和步兵，裝飾華麗的象，白色的帳幕和華蓋，一隊一隊負荷王家財寶的駱駝，鑼鼓隊和笛隊，清真寺裏頭的大理石墳墓，王宮和墳墓的漂流物，這不是叛逆和忠順，運命的變更，或運命的活現的驚嚇的故事。這個時候是西方國家把牠機器裏頭的觸絲深深地釘入我們土地裏。

所以我對你們說：惟獨我們可以充作證人，去證明我們的國家對於人類到底怎樣。我們已經曉得成羣結隊的莫格黑爾人和阿富汗人曾侵入印度，但我們認他們做人類，各有他們的宗教和習俗，嗜好和厭惡——我們從不認他們做國家。我們應了時勢的要求，親愛他們或嫌惡他們。操他們的方言或我們的方言和他們說話，並且引導了我們可以在裏頭積極參與的帝國的運命。但這時候，我們所要對付的不是人類，是國家——我們自身本來不是一個國家。

現在請根據我們的經驗解答下面的問題：這國家是什麼？

一個國家，解作一種民族政治上和經濟上的統一的時候，就是全部人民爲了機械的目的而組織時所取的那種態度。這種社會沒有外來的目的，牠自身就是一種目的。牠就是社交動物的人類的自然的自我表現。牠就是人類關係間一種自然的矯正，使人類得彼此共同發展生活上的理想。牠是爲自衛起見。牠也有政治的方面，但這是爲特種目的的。牠僅屬於權力方面，不屬於人類理想的方面。并且古的時候，牠在社會上有牠的分離的地位，這地位僅僅限於專門家。但當得了科學的幫助而組織又臻完善的時候，這權力便開始伸張，并且帶來了許多財富，不久牠就很神速地越過牠的境界。因爲在那個時候，牠把貪得物質幸福的念頭，相互妒忌的心理，和恐怕別國變爲強盛的感情，去刺激牠的鄰國。最後到了一個現期，牠再也不能停止。因爲競爭越激烈，組織越神速，自私自利的心也佔了優

勢，把人們的貪心和恐懼當作商品，去做買賣，牠在社會上所佔的地位也就日廣，并且最後變為社會的統治力。

你們受了習俗的支配，也許不覺得社會上生活關係已經破裂并且都把地位讓給機械的組織了。但是你到處都可以看出牠的痕跡。就是爲了這個緣故，男女間彼此宣戰，因爲自然的線前此把他們牢牢地繫住，現在已經漸漸折斷了；因爲人們都趨於職業主義，爲自己和別人的緣故。產生財富，爲自己和一般官員的緣故轉動權力的輪，任憑婦女去凋謝，去枯死，或去獨立作戰。所以通力合作最爲自然的地方竟被競爭侵入了。男女們對於他們相互間關係的心理正在變化，並且變作古代戰爭分子的心理，不是人類想藉協和一致去完成人性的心理。因爲已經失了真實的生存關係的分子便也失了生存的意義。譬如氣體的纖維鑽進一處極狹窄的空間，牠們彼此互相衝突，一直等到牠們的組織爆裂，纔肯停止。

次再觀察那般自號無政府主義的人們。這般人不願有任何一種權力加在他們身上。他們惟一的理由是因為權力已經變為太抽象了——牠是國家政治試驗室裏頭把個人的人性分解後製出來的一種科學的產物。

又經濟界裏頭的罷工，好像荒地上多刺的灌木，割去以後，重新發生，到底有什麼意義？難道不是因為生產財富的機器不停絕地膨脹擴張，和社會上別的需要失了比例，而人類全部的真實越被牠的重量壓碎了嗎？這樣情勢免不得要使喪失了人類理想的完全和完美的民族彼此間發生了永久戰爭，於是乎勞資間也發生了永久不停的經濟戰爭。因為貪利和貪權的心是沒有止境的，而自利心的調和決不能夠得到和解的最後精神。他們一定要繼續產生妒忌和懷疑到最後一個時期——這個時期要藉某種突起的禍患或精神上的再生纔會實現。

當這種政治和商業的組織——牠的別名就是國家——犧牲了高等社會

生活的協和而極強盛時，牠實在是人類不幸的日子，當父親變為賭徒，不甚注意他對於他的家庭所負的種種責任的時候，他實在不是人，是受貪心支配的一種自動機。那個時候他會做出他心裏狀態平常時所不肯做的事。社會也是這樣，當牠任人把牠變作完善的權力機關時，那麼牠所不能犯的罪惡也就很少了。這是因為成功是機械的目的，而良善是人類的目的。當這機關開始漲大而凡是機械師的人都作為各部機器時，個人忽然幻滅，隨便什麼事物都變做一種政策上的改革，由機器裏頭人的部分去實行，再沒有憐憫和道德的責任的感覺了。也許人類的道德性會藉這種機關表示出來，但全部的繩索和滑車喊叫起來，人心的力在人的自動機裏頭大起糾紛，道德的目的只是很困難地把自身變作某種很不完滿的結果。

這種抽象物——國家——正在統治印度。我們在國內常見到某種罐頭食

品的廣告，說是人手製成包成的。這種敘述可以應用於印度的統治。因為統治印度也是不用人手。總督不必懂我們的方言，不必和人民發生了個人的接觸；他們站在遠方，裝出很輕蔑的樣子，能夠鼓勵我們的意氣，也能够阻遏我們的志氣，他們會引我們到某條政策路上去，然後再藉官場中繁文縟禮的作用把我們拉回來；英國報紙登載倫敦市街上的消息，都存有多少悲傷哀感的感情，但是對於印度國內的大災却很少注意。

但是我們被治者決不是一種純粹的抽象觀念。就我們方面講，我們都是有活動的、感覺性的個人。凡裝作無血的政策的樣子走到我們面前的，也許會刺入我們生命的心，會影響到我們民族全部的將來，使牠永久軟弱無助，但在別的一面，決不能够觸着人類的情緒，就是能够觸着也就很微弱了。人類既然都是個別的人，決不會以這類無系統的不注意，幹出這種要負重大責任的普遍的行為。惟

有人們是由抽象觀念的章魚來做代表，放出牠蠕動的腕到各方面，並且把牠無數的吸盤插入遼遠的將來，這種行爲纔會可能。在這國家的統治下，被治者往往受了嫌疑，而這種嫌疑就是許多有組織的頭腦和筋肉的人的嫌疑。懲罰也施出來了，在人心痛楚的部分留下了困苦的痕迹；但是這懲罰是一種純粹的抽象力所加的，我們遠方國家的全部人民因爲受了這抽象力的支配已經失去牠的個性了。

我在這裏討論這個問題，只就牠影響到全體人類的將來來立論，并不會論到牠怎樣影響我國。牠不是大不列顛政府的問題，而是國家所設的政府（Government by the Nation）的問題。——這個國家就是全部人民的組織的自利心，最無人道，最無精神。我們對於這國家唯一親切的經驗，是關於大不列顛國家的，若就國家所設的政府的行徑來論，我們有許多理由可以相信大不列顛國家

是一個最好的國家。此外我們還要想到西方是東方所必需的。我們因為人生觀不同，故此對於真理所取的态度也就不同，所以我們東西兩民族應該互相補充。縱使西方的精神實在是假裝做暴雨烈風的樣子來到我國，牠還是在那裏撒播永遠不死的種子。并且當我們在印度能夠於我們生活上同化了西方文化上恆久的事物的時候，我們自然能得到這兩世界的和合。於是乎最驚人的單方優勢可告終了了，此外我們還要承認印度的歷史不屬於一個特別種族，而屬於全世界諸民族——都刺伯人和阿利安人（The Dravidians and the Aryans），古代希臘人和波斯人，西方的回回教徒和中部亞細亞的回回教徒——所貢獻的一種創造歷程，現在最後輪到英國人效忠於這種歷史，并且帶了他們生活上的貢物給牠，我們實在沒有權利和權力去排斥這種民族，使不得定立印度的運命。所以我所說的這個國家是多關於人類的歷史，并不特關於印度的歷史。

這種歷史已經到了一個時期。當這時期，道德人，完全人，差不多不自覺地漸漸消滅，把他的地位讓給政治人和商業人——目光短淺的人。這種歷程，得了科學上奇異的進步的幫助，正在取得偉大的權力，推翻了人們道德上的均衡，在無靈魂的組織的影子下遮蔽了他的人的方面。我們在我們生命的源泉處覺得牠的鐵硬的把持，而爲人類的緣故，應該站起來警告大家這種國家主義是一種禍害的兇惡的傳染病，正散布在現代的人世，蠶蝕了牠的道德的生活力。

我對於大不列顛種族之爲人類有一種極深的親愛和尊敬，她產生了大量的偉大的人物，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實行家。牠並且創造了偉大的文學。我曉得這種民族都愛好正義和自由，都厭惡謊言。他們的心是純潔的，他們的態度是坦白的，他們的友誼是忠實的。他們的行爲是誠實可靠的。我個人對於他們的文人所有的個人經驗引起了我的讚美；這種讚美不單爲他們的思想力和表情力，並且爲

了他們勇敢的人性。我們覺得這種民族的偉大也和我們覺得太陽一樣；但就這國家而論，牠實在是一層密霧，把太陽遮住了。

這個國家所設的政府不是大不列顛的，也不是別的東西；牠是一種應用科學，所以無論在什麼地方應用起來，牠的原理多少是相似的。牠好像一個水壓機，牠的壓力是非人的，所以也就完全有效。牠的力量隨各種機關而異。某種有時竟然可以用手驅動，於是乎牠們的緊張力也鬆緩了許多，但就精神和方法上看來，差別的地方實在很少。我們的政府儘可以爲荷蘭的，法蘭西的，或葡萄牙的，而牠的主要特徵和現政府的主要特徵也差不了多少。只有在某種情形底下，組織還沒有這樣完密，於是乎人的斷片還得緊附在這殘餘的人面上，容許我們去對付類似我們動悸的心的事物。

當這國家來統治我們以前，我們已經有了別種外來的政府。這種政府也像

一切政府都有多少機器的原素存在裏頭。但是這種外來的政府和國家所設的政府的異點好像手機械和力機械的異點。就手機械的產物而論，人們手指的魔力得以表示出來，而牠的輪聲也能和生命上的音樂調和，但力機械的生產是無生命的，準確的，而且單調的。

我們必須承認當前此人的政府 (personal government) 時候，也有過暴虐，不公道和勒索種種事情。這種事情惹起了許多痛苦和不安，幸得我們現在已經被救了。法律的保護不但是一種恩典，並且是我們一種有價值的教訓。牠給了我們一種教訓，這種教訓是文化的穩固和進化的繼續所必須的，我們從法律裏可以看出世上還有一種普遍的正義標準，無論那一階級和那一種族的人，對此都有他們的平等要求權。

印度現政府中這種法律的統治能夠在這種族和習慣各不相同的民族所

住的大地內維持秩序。牠使了這種種民族彼此之間能夠有很親密的接觸并且養成同一的志向。

但是這種對於印度各種族間有了一種共同的友誼的希望是西方精神的事業，不是西方國家的事業。無論在亞洲什麼地方，人民有受過西方的真實教訓的，這都和西方國家沒有關係，只因日本能夠抵抗這西方國家的優勢，她纔能夠儘量地得到西方文化的利益。中國雖然在她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的源泉處受了這西方國家的毒害，但是她盡力去奮鬥要受西方最好的教訓，若沒有這西方國家在那裏阻礙，也許會成功的。沒有許多的時日，波斯曾受這國家的呼喚，從她的長眠裏醒了過來，預備給這國家壓靜。同一的現象也流行在我們國裏，此地的人民是好客的，但這國家卻已證明牠自身不是這樣，使東方客人以他母國人類一分子的資格站在你們面前覺得慚愧。

在印度這個地方，我們正受這西方精神和西方國家衝突的影響，這國家所分給我們的西方文化的利益至爲有限，牠想盡力調節我們的營養程度到生活力的零點。牠所授與我們的教育這樣不足，實在凌辱了西方一部分人類道義的感覺。我們在這幾國裏曾經見過人民如何受了獎勵，受了訓練，並且得到各種的便利，去造就他們自己以備實行遍布全世界的政治上和商業上的大運動，而在印度我們所得到的唯一援助就是被這國家笑作落伍者。既然剝奪了我們的機會，減少了我們的教育到管理一個外國政府所必需的最低限度，這國家就把『東方是東方，西方是西方，兩者永不相值』的腐話來安慰牠的良心。假使我們必須相信我們教師的譏諷，以爲經過了他兩世紀的保護，印度不特不能夠自治，並且在她理智的造詣上不能夠表示個性，難道我們也一定要把這種情形歸咎到西方文化的性質和我們本來不能容納這種文化的事實嗎？難道我們一定要歸

咎到這自把白人教化東方的責任放在肩上的國家過於吝嗇嗎？說到日本人有了幾種性質是我們所缺乏的，我可以承認，說到我們的智力和他們的智力比較起來自然是不生產的，我卻不能承認。

實在的情形是：衝突和戰爭的精神乃西方國家主義的源泉和中心；牠的根據不是社會的合作。牠產生了一種完善的權力組織，但不是精神的理想主義。牠好像一羣肉食的動物，一定要牠的受害者。牠不願看見牠的獵場變作可以耕種栽植的田園。實則這般國家，因為各要擴充牠們的受害者和牠們所保存的森林，彼此互相戰爭。所以西方國家的行為好像一個堤壩要去阻止西方文化順流到非國家的國家（the country of the no-nation）裏頭，因為這種文化是權力的文化，所以牠是排斥的，是不願意開放牠權力的源泉給那般牠所選擇以備牠剝奪的人們。

但所有同一的道德律就是人類的法律，排斥的文化，想要拒絕別人享受牠的利益而獨自興盛，不啻在牠的道德的限制裏頭宣告牠自己的死刑。牠所引起的奴隸制度不知不覺地把牠愛好自由的心吸得乾淨。牠所以壓服許多被害者的無助狀態時時刻施了牠的重力在創造牠的那種權力上面。世界的大部分，被這國家奪去牠的自助生活，總有一日變做牠最可怕的負擔，立刻要把牠拉到毀滅的底。隨便什麼時候，權力從牠的路上移去一切障礙使牠的前進容易，牠一定很高傲地跑到牠死亡的路上去。牠的道德的制動機逐日弛緩，連牠自己也不曉得，而牠的安逸的路終變為牠的死亡的路。

西方文化中一切事物，西方國家曾很慷慨地給了我們的要算法律和秩序。雖然我們的教育漸要消亡，我們的衛生也不講究，但是軍事組織，縣知事公署，警察，刑事檢查部，私人偵探制大發達而特發達，幾乎把我們國內的土地都佔了去。

這就是爲維持秩序的緣故。但難道這秩序不單是一種消極的好處嗎？難道這秩序不是因爲要給人生以許多較大的機會以便自由發展嗎？牠的完美好像蛋殼的完美，蛋殼完美的真價值在於牠能够使雛雞安全和牠的滋養，不在於牠獻給晨餐的人的便利。純粹的管理是不生產的，不是創造的，不是生物。牠是一個蒸汽修道軛，牠的重量和力量很可怕，有牠的用途，但不能夠使土壤肥饒。當牠費了大力後把牠和平的恩物獻給我們，我們不得不低聲下氣地說道：『和平是好的，但不會比生命更好，生命是上帝賜給我們的恩物。』

就別一方面說起來，我們從前的政府很不幸地缺少了近代政府裏頭的許多利益。但因從前的政府不是國家所設的政府，牠們的織地很鬆，留存了許多大罅隙預備我們的生命把牠的線穿了過去。我確信在那個時候有許多的事物是我們所極端厭惡的，但我們曉得當我們跌足在沙石鋪的路上行走時候，我們的

足漸漸地調整他們自身去適應這任情反覆而不好客的土地；同時若是一塊頂少的沙石跑到我們鞋裏去，我們決不會忘記和容恕牠的闖入。現在這鞋就是國家所設的政府，——牠是緊貼的，牠用了一種極嚴密的制度去調節我們的步伐，在這種制度底下，我們的足只有極細微的自由去實行牠們自己的調整。所以當你拿出統計表，比較我們的足從前所遇到的沙石的數目，和現在跑進我們鞋裏的沙石的數目的時候，牠們很難觸著真正的論點。因為這不是外部阻礙的數目的問題，而是個人比較的無能力去抵當障礙的問題。這種自由的減縮是一種禍害，這禍害所以比較的劇烈，不因為牠的分量，而因為牠的性質。我們到此也不能不信下列似是而非的議論：西方的精神在自由旗幟之下前進，而西方的國家正在鑄造人類歷史上最為慘酷最難打斷的鐵鏈去束縛人們的自由。

當印度人類不受這組織政府 (the government of organization) 的支配

的時候，變化的彈力很強，能夠獎勵有能力和有精神的人去想他們的運命就懸在他們手裏。對於意外的事所抱的希望決不會不存在的，治者和被治者兩方想像力的自由活動於人類歷史的形成上自有牠的效果。我們所對抗的不是一種將來，將來好比一座死白色花崗石築成的牆壁，永久阻礙我們去表現和擴張我們自己的能力，我們所以沒有表面和擴張我們自己能力的希望，就是因為這種能力受了瘋癱的科學作用根本上已經萎縮。至於能力受了這種作用便會萎縮是因為非國家的國家裏頭的人完全受制於全部國家——牠的不倦的隄防（就是機器的隄防）沒有人力去監視或區別。只要牠鈕釦一壓，這怪物的組織便變成許多醜惡的眼睛，牠們的睇視無論那一個被治者都不能夠避免的。只要牠螺旋一轉，把持便緊起來，差不多要塞息許多男女兒童，他們無論在本國或外國都尋不到躲避的地方。

近代世界就是在這非人的所施於人的繼續的和可怖的壓力下面呻吟着。不但被治的種族，就是你們自誇爲自由的人也逐日犧牲了你們的自由和人性去服從國家主義，在這全世界的懷疑貪婪和恐慌的毒氣裏過活。

我在日本曾經見過全部人民很願意地服從政府，任牠來收拾他們的心，宰割他們的自由。這種政府利用各種教育機關，去矯正他們的思想，製造他們的感情，并且當他們傾向到精神方面的時候，就很懷疑地隄防着。人民卻很愉快地很驕傲地承受了這遍澈的心靈奴隸，因爲他們有了一種熱望想把他們自己變作一種權力的機器——叫做國家——并且和別種機器競爭。

當我們問她所走的路錯了沒有的時候，這國家主義的新改宗者回答道：「世界上既然有了國家，我們就不能夠自由發展我們高尚的人性。我們用以毒攻毒的法子，自己先要盡量取得加害的能力，然後再用這能力去除這害。因爲在

近世裏做得到的友愛不過無賴的友愛罷了。」最近日本因爲日俄兩國互認她們中間有一種友愛義務，大行慶祝；但這種承認不是由於基督教或佛教的精神的復活，是因爲這是一種義務，依照近人信仰現代國家有一種互以殘殺相嚇的關係的心成立的。是吓！人們不能不承認這種事實是這國家的世界（the world of the nation）的事實，而牠的唯一道德就是所有地球上的人都應該竭盡德智體三種能力，去爭權奪利，互相殘殺。前此斯巴達把她全部的注意集中到怎樣變爲強盛；她果然損傷她的人類變爲強盛，日後也就因斷手則足死了。

但是曉得我們現在所受的人性的變弱不限於被治種族并且牠的破壞對於受了催眠術自以爲自由的種族更爲利害并不能夠安慰我們，寬解我們。這種把你們高尚的志氣拿去和權利交換的行爲是你們自由的選擇。我現在就聽你們留在那裏，死了靈魂，去想像你們的快樂興盛。難道你們不會被人家召去，去解

釋爲什麼把人類自大的本能組織完全而稱牠爲好的嗎？我請問你在人類歷史上到底有沒有一種禍害像這國家所遺的可怕的禍害，把牠的叉釘入世界的裸肉裏，很小心地去隄防這叉的鬆動呢？

你們西方人既然製造了這種變態的現象，還能夠想像這受苦受難的人所住的世界的絕望情形嗎？你們自己能夠處在這人性受了毀滅以後還要揚聲去讚美這毀滅人性的機器的民族所處的地位嗎？

難道你們沒有看見自這國家成立以來，人們恐怕這國家和恐怕妖魔一樣，全世界都因此在那裏戰慄嗎？隨便什麼地方有了暗陬，人們都怕牠伏在裏頭肆虐作祟；人們個個都不敢信他的背部，因爲背部沒有眼睛，看不見牠的形影。鄰居那邊有了行走和動作的聲音，周圍的人便通通發抖，這種害怕實在是產生人性上卑劣的事物的母親。牠幾幾乎使得人們公然地不以殘忍慘虐爲可恥，聰明的

謊言變作自賀 (self-congratulation) 的事。鄭重的誓言變作一種笑劇——因為牠鄭重的緣故所以可笑。這國家挾了牠的權力和昌盛，牠的國旗和讚美歌，牠在教堂裏頭褻瀆上帝的祈禱，牠愛國的誇言，不能夠掩住牠就是牠自己最大的禍害，牠所有的戒備就是戒備了牠自己，世界上新國家的產生使牠生了一種害怕新禍害的心。牠唯一的願望是要利用世界上其餘各國的衰弱來做買賣，像某種昆蟲要靠被害者癱瘓的肉為生一樣。所以牠立刻就要把牠的毒汁放入別種生存民族的血管裏頭，這種生存民族本來不是國家，不至為害。這國家在亞洲曾經有過——現在還有——肥沃的牧地供牠的剝削。大中國，有她古代的智慧，和社會倫理學，她勤儉和克己的工夫，好比一尾鯨魚，能夠引起這國家心中的慾念。她在她戰慄的肉裏已經中了這國家——科學和自利心的創造物——所發的百不失一的魚叉，她棄去她的人性的傳說和社會的理想，而用她最後的力量

把自己練成近世的效能的企圖到處都受這國家的挫抑。牠正拉緊牠的財繩 (financial rope) 去縛她，想把她拉到岸上，割成碎片，然後再因為贊助了一種現存的禍害和毀滅了新禍害的可能去感謝上帝。這國家爲了這一切的事情，正在要求歷史上的感謝和牠永久的剝削；命令牠的樂隊從地球這一端到那一端唱起讚美歌，宣告牠自己是地球上的食鹽，人類的花，上帝的神麻盡力地降在這非國家的世界的裸額頭上面。

我曉得你們的忠告是怎樣。你要說：把你們也組成一個國家去反抗這國家的侵略。但這是一個忠實的忠告麼？是人對人的忠告嗎？爲什麼這是一件必要的事？你若是說：更良善些，更公道些，對人的關係更忠實些，遏抑你的貪心，過純樸的生活，使你人性神聖的意識在牠的表現上更完滿些，那麼我就信你。但你一定要說我們認爲最有價值的，不是靈魂，是機器，而人類的拯救就在於把自己練成輪

和反輪的死的節奏的完美嗎？難道你一定要說機器要和機器，國家要和國家，作政治上永久的戰爭麼？

你們說這許多機器，爲相互保護的緣故，要根據恐懼的協謀，聯合起來。但是蒸汽鍋的聯合將要給你一種靈魂——一種有她的良心和上帝的靈魂——嗎？在那恐懼不能夠約束你們的地方，那又怎樣呢？無論他們現在所享的那一種安樂和平都是由於列強間的互相妒忌，一旦這許多分別的機器聯合起來，組成一個政治上和商業上的老饕，那曾經活着受苦，戀愛，崇拜，深恩，善爲，而唯一的罪狀就是因爲沒有組成一個國家的別種民族還有多少希望呢？

但是你們又說：那是沒有關係，不適者終歸失敗——他們總須一死，這就是科學。

不是！不是！不是爲你們的拯救起見，我說：他們要活着，這就是真理。我這樣說是很

大膽的，但是我敢斷言人們的世界是道德的世界，這不是我們妄信牠，因為真理上本來是這樣，若是忽視了這真理，那就很危險了。人類這種道德性為牠的保藏起見是不容分割的。你們不能夠一方面築起保護貿易的牆，把牠藏在你們的國裏供你們消費，他方面卻要別人採自由貿易制度盡量融通。

當這次歐洲的劇戰把牠的爪釘入歐洲要害地方的時候，當她的財富化作煙雲，她的人格散在戰場上的時候，難道你們還不懂這種真理嗎？你們很驚異地問道：她到底曾做過什麼事情，竟然受了這種的懲罰？我的答案是：西方用了一種系統的方法把她的道德性變作頑石，以便築成一座基礎，好安置效能上各種偉大的抽象觀念，她一向是要餓死人的生命去變成專門家的生命。

歐洲中世紀時候純樸和自然的人挾了熱烈的感情和希望去找出靈肉衝突的調和。當她年富力強的時候，世俗力和精神力都會影響到她的性情，並且要

把牠變成道德的人格地完成。

歐洲人格上的偉大大概要謝謝這一時期的訓練——人格完成的訓練。

不久智力和科學的時代到了。我們大家都曉得智力是非人的。我們的生命，我們的心，是和我們一塊的。但我們的思想 and 腦力可以和我們分離，自然自在地在思想界裏頭活動。我們的智力是一個隱遁者，不衣，不食，不眠，沒有欲望，對於人類的限制沒有愛憎憐憫的心，他毫不感動地在那裏推究人生所有的變幻。牠要窮究事物的原委，因為牠對於物的自身沒有人的關係。文法家，不受阻礙走遍所有的詩而直達到文字的根原，因為他不是求真，是求法則。當他尋出法則時候，他就能夠教授人們怎樣用字。這是一種能力——一種能夠滿足某種特別用途和特別需要的能力。

真實就是協和，協和使了物的各種成分得到全部的均衡。你現在把牠打碎

了，於是乎你們手裏有許多遊動的原子互相爭戰，所以無意義了。凡是貪權的人們都想支配這類原始的戰鬥分子，並且爲人類某種特別的需要，強迫他們走過狹道，去做某種繁劇的事情。

這種人類需要的滿足是一件要緊的事。牠能夠把物質界裏頭的自由給他。牠使了空間和時間的範圍擴大起來。他能夠更便利地以較短的時間做事，並且佔了較大的空間。所以他很容易逐去那般時間較慢和空間較狹的人。

這種能力的增進越來越快。因爲牠是和人分離，所以牠就超越了完全的人類，道德人在後邊逗留著，因爲他要對付全部的真實，不單關於事物的法則。

這樣說來，凡人的心力和物力遠過於他的德力的好比一頭長頸鹿，牠的頭比較其餘長頸鹿的頭突出好幾哩，使通常交通受了障礙。這種貪婪的頭，挾了牠的巨大的牙齒組織，正在嚼世界上最高的樹葉，但是營養料很慢地到他的消化

器，他的心腑正患血虧的毛病呢？關於人性的現在的不和，西方似還不覺得。牠的物質上偉大的成功改移了牠全部注意力去自慶牠身軀的巨大。牠邏輯上的樂觀說正根據牠的鐵路路線可以無限引長到地球的末端去計算牠的好運。牠很淺薄地以為所有的明天都是今天，不過每天加了二十四小時罷了，牠不怕人的繼續增廣的倉庫和他的饑餓的人性的空虛間所留的罅隙，這罅隙正逐日變大呢。邏輯不知道在無窮層的財富的最下牀下地震，正在那裏醞釀預備恢復道德的均衡，並且總有一日精神的真空體裏頭的罅隙要把所有的事物都收集到牠的底部裏。

完全的人不是強有力的，是至善的。故此把他變作純粹的能力的時候，你們不啻盡力滅削他的靈魂。當我們人性充滿的時候，我們不至去割他人的咽喉；我們社會生活的本能，我們道德理想的傳說，都站在那裏。你若是要我去殘殺人類，

請你藉某種訓練先壞了我的人性的完美，這種訓練使我的意志死滅。我的思想癱木，我的動作變為機械的，並且最後由複雜的個人的分解裏會跑出那種抽象觀念，那種破壞力，這都和人類的真實沒有關係，故此很容易變為殘忍的或機械的。把人從他自然的環境裏，從他共同生活的完滿裏，帶了出來，並且連生活上美，愛，和社會責任的活動的聯合也帶了去，你們就能夠把他變作許多機器的碎屑去預備大量財富的生產。把樹木鋸成木材，牠自會為你燃燒起來，但牠永不會開花結果。

這種獸化作用正在商業上和政治上繼續進行，從機械力長期的陣痛裏產生了這氣力偉大，欲望熱烈，和發達完全的機器，這在西方就是叫作國家。我在上邊曾經說過，因為牠有了抽象的性質，所以牠容易打敗完全的道德人。有了鬼魅的良心和自動機的無情的完備，牠現在正惹起許多災害，就是新月的火山的消

散也羞和牠比較。結果所趨，人對人的懷疑好像孛蘇的毛茸刺了這文化的肢體。每一國家都把牠偵探的網垂在別國泥濘的底部去釣出牠們的秘事。實在說來，牠們祕密的勞務就是國家拐騙，謀叛，和其他一切罪惡的卑劣的事務。因為每一國家都有牠的偷竊說謊和無信的歷史，所以國際上只有懷疑妒忌能夠滋生，而國際的羞恥心竟至虧損淨盡，實在令人發笑。國家義憤的風笛這樣常隨時勢的變遷和外交上聯盟的改組變更牠的調子，我們差不多可以把牠當作政治的音樂跳舞會裏各種的演奏來享樂一下。

我新從日本回來。當我在日本的時候，曾勸告這少年國家去擁護人類的高等理想，不要跟在西方後邊去承認國家主義的組織的自利心做她的宗教，不要凝視鄰國的衰弱，對於弱者的行為應該謹慎一點，同時再轉牠的光耀人類的右頰給那般能夠飽以老拳的人們。新聞紙裏頭有稱讚我的話含有詩的性質的，但

同時卻加了一種譏誚，說這是失敗民族的詩。我覺得牠們是不錯的，日本曾在近世學校裏頭修了怎樣變成強盛的功課。教授既然實行，那麼她應該享受教授的結果。西方以巨礮之聲在日本的門口說道：請組成一個國家——那處果然有了。一個國家。現在這國家已經成立，你們心裏爲什麼不覺得一種純粹喜悅的感情？而說牠是良善的呢？爲什麼我在英國報紙上看見英國人攻擊日本誇張她文化的優越——文化的優越是大不列顛和別的国家數世紀以來所保有而可以無愧的。這是因爲自利心的理想主義時時刻刻都要服用自讚的藥水。但許多同樣的罪惡，在牠自身生活上是很自然而無害的，若在別國上看出，就使牠驚異，憤怒，並且覺得牠們是不愉快的。所以當你看日本國去鼓吹她的強盛國勢時，你就搖手說道：這是不好的。難道美國人不曾因爲日本國勢的強盛，大聲疾呼，要求擴張軍備，想以一種更大的加害能力去對付一種更大的作惡能力麼？日本抗聲說道：

她有她的道德的理想，絕對不會對她曾經受過恩的美洲反叛起來。但你覺得難信她，因為這國家的智慧不在信仰人類而在完全不信人類。你對你自己說你所要對付的不是有道德的理想的日本，你是對付民衆自利心的抽象觀念，換過話說，就是對付這國家；而一國能夠相信他國必定他們兩國的利益一致，或最少不至衝突，就事實了看來，你的本能告訴你道一種民族跑到國家的決鬪場裏不啻加增了一種禍害，這種禍害正和人性中最高尙的矛盾，並且要藉牠的成功去證明不法是達到興盛的路——良善於弱者有好處，上帝是失敗者的唯一慰藉。

是吓！是吓！這就是這國家的邏輯。牠永不注意真實和良善的呼聲，牠繼續實行牠的道德腐敗的圓舞，把鋼鐵和鋼鐵連接，機器和機器連接；所有簡單信仰的香花和人類活動的理想通了被牠踐踏在脚下。

但是我們欺騙了自己去想近世的人類比較從前什麼時候都站在更前。此

種自欺的理由是人類生活上必要品的供給較前豐富而他身體上的疾病也較易醫治。但這事的主要部分是智力所做成的，不是道德的犧牲所做成的。就分量論，牠是大的，但牠是從表面跳了出來，並且也播散在表面上，智識和效能，在牠們的外表上是強有力的，但牠們是人類的奴隸，不是人類本身，牠們的勞務好像一個旅館的勞務，牠的布置雖然精雅，卻是主人不在那裏；牠的便利遠遠過於牠的好客。

所以我們不要忘記散布在各方面的科學的組織加強我們的能力，但不能夠加強我們的人性。能力增加了，國家的自我崇拜的教育也跟了擴張，個人也願意容許國家在他背上騎驢；於是乎發生了一種變例，這種變例會生這樣不幸的結果，個人竟然受了無窮的犧牲去崇拜一個道德上比他自身還要卑劣的神。若是神和人是一樣的真實，這事決不可能。

現在且舉一個例證，在印度某處有一種習俗，凡是寡婦都應該每兩禮拜不飲不食去某處修道。這事往往引起無意義的和非人的暴虐。雖然，人們本來不會暴虐到這種程度的。但這種虔心——不過是一種單純而不真實的抽象觀念——完全窒息了個人道德的意識好像一個人，當不必要的時候，不願隨便殺害動物，但當他把畋獵的抽象觀念去麻醉他的感情的時候，他便使一羣無知的生物受了可怕的痛苦。因為這種種觀念是我們智力的創造物，因為牠們是邏輯的分類，所以牠們很容易把個人藏在牠們的濃霧裏。

國家觀念是人類所發明的一種最有力的麻醉藥。嗅了這藥的味，全部人民能够實行牠的最惡毒的自利計畫，而絲毫不覺得牠們道德上的腐敗——就是有人把這事情指示出來，牠們反覺得不快。

但這事能够這樣下去嗎？能够在這一大片活動的人性上繼續產生道德的

不感覺嗎？牠能夠永久避去復仇的神嗎？這種機械的組織的大力在這世界上果然沒有限制嗎？你們信得罪惡因和罪惡競爭會永久受了阻抑而慎重的商議能夠把這惡魔關在牠的相互聯合的籠裏嗎？

這次歐洲國家的戰爭就是復仇的戰爭。人類爲保全他的生命，凡在應該是在心的地方，要盡力抗拒事物的堆積，凡在應該是人類關係的地方，要抗拒政策和制度。現在已到了一個時期，當這時期歐洲爲了全世界被壓迫民族的利益應該完全曉得國家一物是荒謬無理的。

國家靠了被摧殘的人類長久興盛。人們——上帝最好的創造物——成羣結隊由國家製造廠裏走了出來好像許多作戰和謀利的傀儡，很可笑地在那裏誇張他們機器的完善。人類社會越變成政客，兵士，製造家，和官僚的傀儡戲，用效能極大的線來牽引。

但自利心的崇拜決不能夠使牠的憎惡和貪心，恐懼和偽善，猜疑和暴虐的無窮種類成爲牠們當中一種目的。這種種怪物胖大起來，但決不會彼此協和。而這國家可以達到一種不可思議的肥胖——不是生活體的肥胖，是鋼鐵蒸汽和辦公處的肥胖——直等到牠的畸形再不能包含牠的醜陋的廣大——直等到牠開始破裂，喘息地呼吸氣和火，而牠的死聲在礮聲裏響了起來。當這次大戰，國家死亡的痛苦已經開始。忽然，牠所有的機器都瘋癲了，牠開始作復仇的神的跳舞，破裂了牠自己的肢體，把牠們散在塵埃裏頭。這是不真實的第五幕悲劇。

凡信仰人類的人們一定很熱烈地希望國家的暴虐不會回復到牠從前有牙，有爪，有長大的鐵腕，有巨大的內腔，有胃無心的狀態；而人在他的個性自由上也有了他的新誕生。

面紗已經揭開了。當這次可怕的戰爭，西方正對着她的創造物。她現在必須

曉得牠實在怎樣。

她從不讓她自己去懷疑到底有了那一種的緩慢的頹廢和腐敗在她的道德性裏秘密進行。這種道德性上緩慢的頹廢和腐敗常常在懷疑論裏爆發出來，但更常地並且更微妙地在她不自覺摧殘和侮辱的心理狀態裏表示她會害了世界上大部分的民族。現在她必須明了這種實在的情形。

並且以後會從她的兒子產出那般要從這種幻想和這種根據自利心而生的仇視狀態裏解放出來的人們，那般承認他們自己是上帝的兒子而不是把靈魂變作商品，生命變作區劃，用牠的鐵爪抓出世界的心而不曉得牠會做了什麼事情的機器的奴隸的人們。

我們不屬於世界上任何國的人，一向俯首在塵埃上，現在要曉得這塵埃比較建築權力的驕傲的甄瓦更爲神聖，因爲這塵埃會產生生命美麗和崇拜。我們

應該感謝上帝我們能夠在絕望的長夜裏靜待，忍受驕傲者和有力者的侮辱，我們的心雖然因為疑惑和恐懼驚悸起來，但我們從不妄信機器所獻給人類的拯救，偏要固守我們對於上帝和人類靈魂的真實的信仰。我們現在仍舊希望當權力差據牠的王位而把牠的地位讓給愛的時候，當早晨到了我們可以沿人類的大道去掃除國家染了血的步伐的時候，我們將捧出我們的聖水盆使了人類的歷史純潔清淨並且藉聖水的灑潑使了數世紀以來被人踐踏的塵土也享了豐盛的福。

歐行通信 (Letters from Abroad)

這是一九二二年夏，太戈爾到德國去演講時寫給他朋友的信——正無異是他演講的實錄，也無異是他對於歐洲物質文明的感想。讀此，對於他思想的全體，雖未能窺其全豹，但亦可見一斑了。原信文字縝密而含詩意，惜譯者文筆拙劣，不能將其曲曲傳出，讀者諸君，若能不以辭害意，這便是我之萬幸了！

——譯者識

一 (一九二二年五月二〇號自漢堡 Hamburg 發)

我們將於明晨動身到哥本哈根 (Copenhagen) 去了。我本不是一個幻想的旅人，且意外的事變和不可知的事物，層累而出，尤使我對於異鄉的景色，覺的不足言樂。我最厭這種漂泊的生活。所以寧願坐在安樂椅上，找尋我所遺失的宇宙。

像我這樣的人，本來不能當作宣傳的完全器械。因為在我的心中，似沒有野心的發動機，能使之一直直前的進行。我所有的只不過一個輕快的風帆，隨着風飄吹着。要是有時，為疾速起見，把發動機扣住在我的舟旁。水波動盪，那機器就好如擊在我的心壁，這實是和我完全不相合的。但是，輪舟的暗輪，雖然遲緩，機器的總比拙笨的帆船好。於是宣傳是進行了，歡迎的人衆也聚集在一處了，大家也正覺得非常歡喜。可是，只有我自己，在酸痛的胸膈中知道這急遽前進的意義，所以我也不去計較其成功，只默數那機器的撞擊。

我希望行程能從此便告終了。在我的耳中，我常常聞到海灘的呼聲，看到暮燈的幻影，似正靜守在窗後以候海外倦客的回來。

現今，在這世界上，生命似完全不是一種常態了。世界上充滿着一切問題。歌者不能歌，但不得不去為主義的宣傳。我友，我的生命可能變成如綿綿無盡的極

地的夏季麼？或者變爲如皎皎的日光和無盡的職務的單調，而有不暗之星照徹我的幻想——無窮之門的麼？而所謂死的這樁事，難道也不過是一種中止麼？這不是會和我們說，我們有進超於愛國主義境界的地方的權利麼？要到什麼時候我纔能最後整頓我的生命，爲入靈的世界之準備呢？

我們的西方的教師教我們說，凡在一國地圖上的東西沒有不是重要的：就是只有我的國家，是我的天和地；我的生命和不朽也只能與我的國家相連結。當我們在拒絕西方時，在我們國家的驕傲中，我們只不過如盜那西方的錢袋的一個窮賊吧了。

但在我們的父老們，卻有一個較爲明確的真理和自由的意識——這是一種從沒有斷去翅膀和幽閉在地理之籠中的東西。我覺得了解那真理的時候，現在是已經來了；我希望不致以愛國者或政治家而死，願以一自由的精靈而逝；也

不願以新聞家而卒，但望得以詩人之名而終。

二（一九二二年五月二七號自斯多克霍耳姆 Stockholm 發）

我隨著春的行蹤，從瑞士以到丹麥，復從丹麥以至瑞典，各處的花木，都開着顏色如醉的花。在我看來，大地正好似在歡呼。一把他有色彩的繡揚到空中。這事正和我在西方的行蹤相似，大家都表示着一種同樣如狂的歡迎。

起初，我本想詳細的告訴你，因為我知道你聞了，一定會很喜歡的。但我現在卻不願這麼做了。因為有些事在我的心中殊不覺着可以歡喜，而反足以憂愁。所以去敍出他們的歡迎完全是為我自己，這實是一樁僭越的事。實際上，近來西方人的心中，正起了一種怒潮，遵着神祕的吸引力，向東方的海岸撲來。歐人從來高傲不可一世的氣概，而今突然碰着阻礙了，他們的心也似因着阻隔的海峽而退卻了。

疲憊的巨物正在尋求和平；但是向來和平之泉都是源於東方，所以今日的歐羅巴便不期而然的迴面向着東方來了。歐羅巴好如一個在遊戲中受傷的孩子，現在他正離去衆人在找他的母親呢。這樣說來，那末東方怕不就是精神的人道主義的母親——能捨她自己的生命與人的麼？

但是我們印度人，還盲然不知歐人已在我們門前求救——就是還不能知道乘他們需要的時候，以人道主義與之；這真是一樁可歎的事！

我對於各國人對我熱烈的歡迎，心中總覺着有些惶惑，常常想去探求其原因之所在。據他們說是因為我愛人道主義的緣故。我希望能真個如是，更希望我愛人類的心能藉我的文字，越過一切障礙深印於人們的心中。這事如果是真的，我尤望我文字中最真實的語言，能從此以後指導我的人生。

有一天，我獨自個休息在漢堡的旅館中，忽然門開處挨進了兩個羞怯的德

國女郎。她們手中拿着一束贈給我的玫瑰。其中一個說着不全的英語對我道：「我愛印度」。於是我便問她道：「你爲什麼愛印度呢？」她答道：「因爲你愛上帝呀。」這種過分的稱譽，實使我雖無論怎樣謙遜，亦不敢承受。但我希望這話的意味能在我的預期中，而爲一種福利。或者這話就是指我國人愛上帝而言，因此她愛印度這也是一種預期——這種預期的意義，是我們所應該加以注意和了解的。

考一國的人沒有不愛其自己的國家的，因這種國家的愛，所以便發生了相互的憎惡和猜疑。現世界似正期待着一個愛上帝不愛他自己的國家，因爲只有這個國家能當得起各國人民的愛。

當我們在屋頂上高呼 *Bande Mataram* 的時候，正無異對鄰人們而呼「你不是我們的兄弟」但是這並不是真實，可是惟其非真，所以纔致空氣溷濁天

空黑暗。在現今雖有多大的用處，但也如燒著火的房子，只供支那人燔豬之用。凡愛自己——不論其爲愛國家或個人，則其結果所至，必至自殺。我們應爲的事，只在愛上帝，這實是最後解決一切問題及糾紛的方法。

後天我們將離開瑞典往柏林去。捷克斯拉伏基的政府(Czechoslovakian Government)曾經允許我們得乘飛機從柏林至巴拉格(Prague)，復從巴拉格以至幕尼克(Munich)。我們還想從那邊，再邁往大姆斯塔脫(Darmstadt)，因爲有許多德國的名人要在那邊會我。大概到了六月十五號，事情總會完了；那末我就可以經過法國和西班牙，在七月初乘船返國了，倘這是遲延的話。

三 (一九二二年五月二十八號自柏林發)

今天夜間，我要離開柏林到維也納去了。再由那邊，邁往捷克斯拉伏基，然後由巴黎，以入地中海。我們的船大約當於七月二號啓行。這封或者便是我最後的

信了。

凡我所到的地方，不論德國及斯干的納維安半島，都有一種愛的熱忱隨着我，包圍着我，這事，我想你一定不解。但是我卻很欲回見故鄉父老——回到咒詛不絕的環境中。因為我生長在那邊，我工作在那邊，我在那邊施我的愛，所以我生活的收穫在那邊。雖沒有什麼好的報酬，我也不要緊。只收穫的果已足與我以莫大的報酬了。我在這裏，似乎有一種從田野來的呼聲，在那田野中，熱烈的陽光似正等待着，我。一年四季正輪流的詢問我的歸期。他們都知道我曾將我一生的夢的種子撒在那邊。暮色照在我的路上了，我也覺著疲倦了。一切國人的毀譽，我都不計。我只願休息在星光的底下。

四 (一九二二年六月四號自柏林發)

我們將於今夜動身往慕尼克，柏林之游總算告終止了。在這國中，我殊多奇

異的經歷。那種盛譽，實非我所能當；殊不得不謂之無相當的時間，而施與過驟呢。這就是我感着驚異，厭倦——甚至憂悶的緣故。我自思正似一個家畜的羔羊，只能居在屋角庭隅，以嬌愛親交友朋。倘若一旦廁身大庭廣衆之場，那是我便要覺着卑微對衆星告不敏了。

郵政局一劇，我嘗於柏林舞臺中見其扮演。扮亞默耳(Abel)的是一個女郎，表演的頗佳；就全劇言亦似可謂之成功。當然這和我們自己在維溪屈拉(Vieling)所表演的不能一樣。當我正在思量那相異之點的時候，馬爾堡大學的鄂都博士(Dr. Otto of Marburg University)恰亦在觀戲，他告訴我道，德人的表演正好如一本充滿着令人不可描模的美的神仙故事的暗示，但是這劇的內部是含着靈的意義的。

我記着我作這信的時候，我自己的情感鼓舞着我寫。亞默耳本是代表靈魂

前面布著大道的人——他從爲賢智所制定的安適的習慣的包圍中，和被尊敬所構成的嚴酷的評論中，找尋自由。可是那深於世故的馬得勃(Matthaeus)以爲焦躁不安是一種致命的病症；他的顧問者，是一個因襲的東西的看守者——他從課本上所引述的話有許多都是格言——嚴肅地點著頭說自由是不安全的，所以患病的人總當加意的使居於室中，而這警告卻就此見信了。

但在他的窗前有一個郵政局，亞默耳靜待著以候直接從王處來的詔書，使他能得到解放。後來，那關着的門被國王自己的醫生開開了；他便因那蓄積着財富和有明定的教條的世界之「死」，遂覺到在精神世界的自由。至伴着他的覺醒，而發生的唯一事物，就是由薩大(Dionysus)贈給他的愛之花。我知道這愛之花的價值，所以我對於王后的言辭是「讓我做你花園中的園丁」——他每日的報酬，只是得將他的花冠獻給王后。

郵政局在這點上，對於我國有些意義：就是她的自由一定要直接來自王使，而不能得自英國的國會；且在她靈魂覺醒時，恐沒有東西能把她禁得住在室中吧。你的意思可以為是這樣麼？她現在可已曾接到從王處來的信麼？

請問問狄奴(Diana)下列譯文的原文——

My heart to-day is tremulous with the heart-throbs of the world.

Who is the restless youth that comes, his mantle fluttering in the breeze,

The woodland resounds with the murmur of joy at the dance lyric of the light,

The anklet bells of the dancer quiver in the sky in an unheard

tinkle,

To those cadence the forest leaves clap their hands.

The hope for the touch of a nearing footstep spreads a whisper
in the grass,

And the wind breaks its fetters, distraught with the perfume
of the Unknown.

今天是六月五號，輪船就將在七月三號啓碇了！

五（一九二二年六月十號自大姆斯塔脫 Darmstadt 發）

在大姆斯塔脫地方，從德國各處來的人民開會歡迎我。會所是在黑士大公

(The Grand Duke of Hesse) 的花園中，會衆拿各種問題來詢問我。我便自言
自語的回答他們，郭息林伯爵 (Count Keyserling) 替我譯爲德文，因爲有些人

不懂我的英語。

我昨天始到此地，在那下半年我們就舉行第一次的歡迎會。

那第一個問我的是一個加拿大種的德人，他道：『科學文明的將來，到底要變怎樣？』我把問題回答了之後，他復問道：『要怎樣纔能解決人口過剩的問題？』我復把這問題答了，他們乃請我演述佛教的真正性質。

這三個問題，我足足費了二小時纔演述完畢。他們都能靜心傾聽，這實是很可喜的事。原來這國的心理習慣，常常是在思索那深妙的人生問題。在印度現代的學校中，我們因為要想去通過考試，只能從課本上得到想像的事物。加之那做我們學校教師的英人，他們在西方人中，實是最不容易感受想像的人。他們雖是善良，誠實，而亦可靠，但是卻具有一種旺盛的動物的精神，所以祇圖賽跑，打獵，比拳等等的運動，對於想像的感受執頑固反對的態度。

所以我們的英國教育家實不能引起我們的心想。因是，對於能使我們得真正生活的那種必要的理想，我們不能了解。我們也無真正的熱情，失去了願望的餽贈——這是我們靈魂的禮物。我們的主要目的和職務便是在脫於政治，因為這種東西的目標是在成功，牠的道路是妥協的曲線。實言之，在無論什麼國家，政治都是降低其道德，長其誑騙的競爭，殘暴以及偽善，而大大的傾向於卑鄙的虛榮觀念的。

德國今日，她的政治野心正受着極大的阻礙，於是她的人民便都期望着想找一個精神的富源以代外表的成功。德國現在似正出發為精神的探檢。她雖是窮困得不得了，但是與其說她只是思量着旋轉輪，或如賭博般的政治賭博上的新動力，寧說她是在謀內在的自由——這是使我們有能力超於有盛衰興亡的情勢的。

有一天，我在柏林遇著英國公使。當談及德人對我的作品似頗爲激賞的時候，他就表示其欣喜之意，希望我能以哲學使他們得到安慰。由他自己英國方面的見地看來，我覺得他真是欣喜極了。他對我似以爲哲學是一種定心藥，可鎮撫擾擾不寧的德國，使入於睡眠，俾一般戰勝者對於他們所得的物質的享受得更加安全。我想他對於靈魂及上帝的佔領，一定是很願讓步的；只要能够保持他本國所獲得的現世的事物。或者他也許正掩袖而笑，以爲在這次交易中，他自己的英國人民便是獲利者了。咳！任他們笑吧！豐厚吧！願我們千萬保存着不妒忌他們有純物質利益的美德。

本篇原文初載於加爾加答時事月刊名曰現代評論的十一月號 (Modern Review, Nov., 1922)

中美國活時代週刊 (The Living Age, Jan. 13, 1923) 轉載之，茲篇即據是譯出。

The Short Stories Magazine Series

The Poet's Religion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三年十一月初版

此書
有
著
權
翻
印
必
究

（小說月刊詩人的宗教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輯者 小說月報社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鄭州 西安 南京
杭州 蘭谿 安慶 蕪湖 南昌 漢口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瀘縣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七九四分

#8-1

700007